

文：小西（香港資深劇評人）

一月觀劇筆記

近來城中多演出，其中以周末排期最密。喜愛跑劇場者，除了冇銀根之惱外，就是安排不了時間的問題。要看的演出太多，但時間與錢都太少。與此同時，近年的本地演出，無論在藝術形式、演出場地與製作模式，都有了不少的嘗試。例如，自2009年的「非常地帶」計劃開始，康文署（康樂文化事務署）即把主辦節目的演出場地，擴展至前進牛棚劇場、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等非康文署轄下的場館，甚至像南蓮園池香海軒那樣的非傳統的演出空間。最近，或許受近年保育潮的影響，康文署更推出了「泳懷古蹟」系列，而一條褲製作的演出《學良事變》正是其中一個於非傳統表演場地演出的表演。

在環境中演出歷史懸案

顧名思義，《學良事變》以民國歷史風雲人物張學良的一生作為藍本，分五場展示張學良所經歷的「東北易幟」、「中原大戰」、「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等近代中國重要歷史事件，中間則穿插了張學良與情人趙四的愛情故事。然而，跟一般的話劇演出不同，《學良事變》放棄了傳統的鏡框舞台，把演出搬到了法定古蹟「孫中山紀念館」。簡言之，《學良事變》屬於「環境劇場」的演出。根據美國當代戲劇大師謝嘉納的歸納，在「環境劇場」的演出當中，場地可以是任何傳統劇場以外的現成地方，而這一類作品要處理的，亦是整個空間。很多時，表演區同時是觀眾席，反過來說，觀眾也構成演出景觀的一部分。於是，「環境劇場」演出的舞台調度，也彈性較大，觀眾可以在特定的指引下遊走於不同演區之間，甚至進入演區。依此而論，《學良事變》是典型的「環境劇場」作品。首先，導演胡海輝充分運用了孫中山紀念館的大廳、梯間、書房與外廊作為演區，其中既顯出他對物理空間的思考，也展現了他對空間的歷史氛圍的敏感。當然，現在演出大抵只取了孫中山紀念館所體現的民國氛圍，創作人在歷史與演出間的辯證，似乎仍有很多值得進一步探索與實驗的空間。

此外，由第二場至第四場，導演安排了觀眾兵分三路，分別輪流在梯間、書房與外廊觀看上述場次，也為觀眾帶來不錯的觀賞經驗。正如編劇滿道所言，張學良是一個性格複雜的人，而他生平中發生的事，仍有不少歷史謎團；而導演則除了在內容與演出上下工夫外，更在空間處理上讓觀眾品味這種複雜性：當三批觀眾親身進入歷史場景，他們都只能一窺歷史的一隅，任何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也就不可能是完全的。

不過，《學良事變》主要還是倚靠戲劇情節與說白，交待縱橫交錯的歷史事件。雖然，為了讓觀眾能夠更容易進入歷史，創作人安排了「人生交點」等遊戲形式，但歷史本身可能真的是太複雜了，觀眾似乎始終未入戲。除此之外，由於演員需要以說白交待大量歷史事件，加上張學良這位文人軍人，不時出口成詩，結果演員往往有過度負荷之感。要處理的資訊太多，演出的渲染力反而隔阻了。

老練準確的《笑之大學》

除了上述的非傳統演出空間的嘗試外，「重演」大概也是近年香港劇場的重要趨勢（詳論可參考周凡夫於《香港戲劇年鑑2009》的專題文章），而糊塗戲班三度重演的《笑之大學》，可謂近年的其中一個成功例子。《笑之大學》是日本當代劇作家三谷幸喜的著名作品。故事講述「昭和15年（公元1940年），日本正處於戰爭的非常時期。國民娛樂「演劇」也受到嚴格的限制，劇本在上演前要經過嚴格的審核。笑之大學劇團的喜劇作家椿一，為了要讓自己的劇本可以通過審查而不斷的修改、抗爭、妥協。頑固的審查官層出不窮的無理要求，竟然令椿一寫出前所未有的惹笑之作。」三谷幸喜的劇本，結構嚴謹而不乏驚奇，是不可多得之上乘劇本。今次兩位主要演員陳文剛與鄧偉傑的演出，則老練準確，均能夠舉重若輕的把兩個角色的性格，以二人之間的角力充分呈現，傳神而具渲染力。

此外，今次的舞台設計，也值得一記。因為它只是在台中央以圓形把審查室劃出內圓外方的兩個演區，一方面讓演員在具有明顯指涉的空間佈置中（除了試演部分，劇中作家椿一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台中國形演區，而審查官則在兩個演區之間，自由走動），能夠有靈活流麗的調度，另一方面則讓舞台虛實兼備（一時是審查室，一時是臨時的試演舞台），可謂簡潔有力。導演鄧偉傑與舞台設計鄧偉敏都應記一功。



《笑之大學》

《金瓶梅》是中國四大禁書之一，故事圍繞西門慶與他的多位妻妾展開。三位女主角潘金蓮、李瓶兒及龐春梅的故事，又離不開她們與西門慶的床第關係。中國著名編舞王媛媛將帶領北京當代芭蕾舞團的舞者，把這個備受爭議、充滿了禁忌畫面的文學作品搬上香港藝術節的舞台。

如何在70至80分鐘的劇場中用芭蕾舞來呈現人物間的複雜糾葛？如何在艷麗又頹敗的演繹中深入刻畫人物心理？如何性感呈現書中畫面又不顯低俗？值得觀眾拭目以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片由香港藝術節提供

打造中國式當代芭蕾

王媛媛是活躍於當今國際舞台的知名中國現代舞編導。早年，她在北京舞蹈學院附中學習中國舞，後來先後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編導系現代舞專業與美國加州藝術學院舞蹈編導專業。她曾經先後獲得法國、保加利亞、美國和俄羅斯舞蹈大獎的獎項，成為第一個贏得四次國際最佳編舞大獎的中國編舞家。她與張藝謀合作的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贏得好評連連，她亦是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編舞、電影《夜宴》的舞蹈總監。

2008年，王媛媛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當代芭蕾舞團「北京當代芭蕾舞團」，兩年內推出了7個芭蕾舞新作品，口碑相傳，成功吸引世界眼光。電話那頭，她告訴記者，舞團獲得德國、冰島、韓國、英國、美國等地邀約，巡演日程已經排到了2012年。

「成立舞團之初，其實我並沒有很大的目標，也不敢想。現代舞在中國發展得比較緩慢，環境也不是很開放。我想，在芭蕾舞團做現代舞，對中國觀眾來說親和力可能會好一些。因為中國的文化不同西方，太抽象的內容觀眾不易接受。西方觀眾容易用抽象的眼光來觀賞作品，中國觀眾則會要求理解更深的東西。」

舞團一方面要打破框框，培養新觀眾，一方面則要培養能夠突破自我的舞者。王媛媛說，中國的舞者往往技巧出色，但動作的可能性不夠。「動作太單一、太準確，不夠放鬆，缺少更加開放的形式。」現在北京當代芭蕾舞團中的團員，女孩子較多，男孩子一半是芭蕾舞出身，一半則來自中國舞的傳統訓練。中國舞對上身的訓練很好，但下半身則不如芭蕾舞，因此舞團的訓練方法，創新地採用上下身分別訓練的方式，中國舞者重點要練腳，芭蕾舞舞者則要練習上半身的「鬆」。

除了身體，觀念的框框也需要打破，王媛媛說，學習古典芭蕾舞的女孩在心理上往往比較保守，一些新的動作會覺得做不了，心態比較被動，而對於一些較為性感的服裝也會比較害怕。但所有的這些，都在舞團不斷的發展中漸漸得到改善。也許，每一個新作品，對中國的年輕舞者而言都是一次頭腦風暴。

從潘金蓮看《金瓶梅》

這樣說來，舞團的新作《金瓶梅》則是

王媛媛 挑戰禁忌 舞出《金瓶梅》

《金瓶梅》

時間：3月25日至27日晚上8時
3月26日下午3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查詢：2824 2430



一次更大的突破。

從《大紅燈籠高高掛》，到《驚夢——牡丹亭新記》，再到《金瓶梅》，王媛媛說，每個作品的題材選擇都是緣分使然。她並沒有刻意追求中國古典題材，而是小時候中國舞的背景，加上之後在芭蕾舞團的工作經驗，選擇這樣的創作路線「很合適」。

「2007年，我創作了《驚夢》，受到國內外的關注，那是一部有中國味道，具有當代意義的作品。創作《驚夢》讓我感到，生命是短暫的，但靈魂卻可能是永恆的。我們每個人只能生存一世，卻有可能遇到上一世的人。《金瓶梅》則不像《牡丹亭》般簡單，它很複雜。從《金》裡面可以看到當女人很不容易。潘金蓮一直被人們理解為一個壞女人，但她首先是一個人，有她存在的目的和道理，也有她作為女人的悲哀。她的身上有一種屬於女人本身的純粹，不是純粹的壞，而是也有美，是一個綜合體。」

創作《驚夢》時，將《金瓶梅》放上舞台的念頭就已經在王媛媛的腦中轉過許多次，但這個題材人物眾多、情節複雜，不是一下就能理清脈絡的。經過三年多的沉澱與消化，王媛媛終於決定將這部中國禁書改編成芭蕾舞。為了將人物單獨呈現，她選擇了潘金蓮作為敘述的支點，從這個女人的視角出發，抽離出她的一輩子。從嫁給武大的不如意，到對武松的癡迷，到最後嫁入西門慶家。潘金蓮把周圍的女人視為威脅，在這個環境中掙扎求生。而其他的幾個主要人物就隨著潘金蓮的視角被帶上舞台。

對於王媛媛來說，舞劇《金瓶梅》同樣是一部「有中國味道、具有當代意義的作品」。撥開《金瓶梅》原著喜為人道的情色

外衣，是蕪雜靡亂、人心浮動的社會圖景。「那個年代的社會與現在其實很接近。現在的社會發展得很好，經濟發達，什麼都有，但同樣很少關注人的內心需求，很浮躁。」

在舞台上鋪展人物內心慾望與女性心態，大概也是王媛媛創作的考慮之一。

濃烈艷麗的舞台風景

搬演《金瓶梅》，又怎麼繞得過「性」這個話題？王媛媛則用「性感」來形容《金瓶梅》：「《金瓶梅》的敏感就是因為它性感。性本身是否一定要放在桌子下變成禁忌？也不是，它不是很公開，但也代表着人性的一個方面。《金瓶梅》中的性本身不是骯髒的東西，有時也很美。演繹《金瓶梅》，性感不能缺。但性感不是露，而是一種藝術。中國式的性感，遮在哪裡，怎麼遮，反而讓你去想像。這才是更性感。我們的服裝設計上就要突出這個感覺。」

演出用舞者的肢體來講性，主要旨在刻畫人物。「每個畫面我都希望與人物本身有關係，比如潘金蓮的迷亂的感覺，比如她對西門慶的慾望。舞台上，肢體會是性格的體現。」

整個舞台將用意象化的方式呈現。王媛媛說，整個畫面會比較有油畫的質感，像是西方的春宮圖，打造出「末世的風光，糜爛的世界」的感覺。

事實上，《金瓶梅》台前幕後陣容鼎盛，集合了舞美設計葉錦添、音樂顧問陳其鋼、作曲家杜薇、音樂製作人陳雨黎、燈光設計師韓江等創作人。光看那些尺度驚人又美得濃烈的宣傳劇照，已經足夠撩得觀眾心癢癢，更加期待舞者如何用肢體挑戰禁忌，建構這部中國奇書。



文：周凡夫（香港資深樂評人）



時空並未錯配——北極圈內響起《喜洋洋》

從機場到酒店、市中心，處處看到的都是皚皚的冰雪，讓人聯想到聖誕節和聖誕老人的家鄉。但是，這個晚上在此雪國之城響起來的，卻是中國人無比熟悉的節慶音樂：劉明源的《喜洋洋》、喜氣洋溢的《喜相逢》、熱鬧的廣東音樂《早天雷》、無比生動充滿生氣的《鳳凰展翅》、帶來滿堂鳥聲的《空山鳥語》、優雅暢美的《春江花月夜》……最後還贏來了無比熱烈、節奏齊一的歡呼叫好與掌聲！

這個晚上在中國，正是送虎迎兔、歲暮迎春的除夕夜（2月2日），香港中樂團10位精英樂手組成的小組，卻將中國春節的歡樂氣氛帶到這可能是最接近北極的音樂廳來。這場時空好像是錯配了的音樂會，發生在遠在北極圈內350公里之遙的挪威北部城市特羅姆瑟（Tromsø），由於時差，這裡仍是2月1日。音樂會沒有半場休息，一氣呵成，是今年第二十四屆北極光音樂節50場包括音樂會、講座和大師班的活動中的重點演出，和1月28日北極愛樂樂團（The Arctic Philharmonic Orchestra）舉行的開幕音樂會一樣，都安排在文化中心（Kulturhuset）座位最多（約有400多）的大劇院（Hovedscenen）舉行。

北極光音樂節（Nordlysfestivalen）在每年最後一個星期舉行，今年為期九天（1月28日至2月5日），共有450多位音樂家參加，超過半數來自挪威北部。這個以古典音樂為主的音樂節，還包括當代音樂、爵士樂、跨界音樂，邀來好些國際知名的交響樂團和演奏家。大約10年前亦曾安排過京劇節目，但中國民族樂器合奏音樂會，這次卻是史無前例的第一次。

當晚以小組合奏古曲《春江花月夜》開場，十分鐘無比

優美熟悉的旋律，裝點的是江南春天花開、月色滿江的晚上——那是在雪花紛飛的北極圈內，要有無比想像力才能感受得到的畫面。接著，朱文昌笛子獨奏（小組伴奏）《喜相逢》，一段較一段強烈的喜悅之情，明顯地讓每一位觀眾都受到感染，場內情緒氣氛都變得熱烈起來；隨後兩首二胡獨奏曲，趙文嘉獨奏華彥鈞的《聽松》，和張重雪獨奏劉天華的《空山鳥語》，都是借聲寄情、意有所托的音樂。比起在雪國中去聯想春、江、花、月、夜，這卻是更難的事了。

至於崔燦（中阮）和高山（手鼓伴奏）演出陳文杰的《幽遠的歌聲》，音色和木結他很接近的中阮，明顯地引起觀眾很大興趣；而鄭德笙獨奏的《鳳凰展翅》（中阮及琵琶伴奏），張瑩用琵琶獨奏濃縮為只有6、7分鐘的《十面埋伏》，就同樣以炫技式的獨特音響效果，帶來因驚異而發的熱烈掌聲。

筆者過去未聽過的三首樂曲，其中以環保胡琴演奏的兩首四重奏——陳錦標的《遊戲》和周熙杰的《隨想》，都是長達7、8分鐘至十多分鐘的中型樂曲；另外一首韓婧獨奏周熙杰的《中胡練習曲一號》，不僅個人期待演出的效果，更好奇外國觀眾的理解。幸好當晚臨場由樂團的助理節目經理游達謙客串「導賞員」，就各種樂器，特別是樂團自己研發成功的「環保胡琴」作出簡介，結果三首「新曲



樂團小組加奏《喜洋洋》。

寫的和奏的，還有聽的，都合力完成了一次美好的「完整創作」過程。

在意料之中的的是最後一組合奏劉明源的《喜洋洋》、嚴老烈的廣東音樂《早天雷》，鮮明的節奏與氣氛，都將觀眾的情緒帶上高潮。最後壓軸的是樂團特別為這次出訪北極光音樂節而委約香港作曲家鄧樂妍，將挪威人視為「國寶」的葛利格所寫名曲《皮爾金》組曲中的《晨曲》改編為的民樂版，樂曲主題甫現，掌聲與笑聲便起，一曲奏完，口哨聲、喝采聲不絕！在節奏齊一的熱烈掌聲下，小組再奏一遍《喜洋洋》才將音樂會結束。

十九世紀的特羅姆瑟有「北方巴黎」之稱，這並非只是因為這裡的餐館、酒吧、夜總會和咖啡館之多為挪威城市之最，更重要的是這裡的文化氛圍和居民的文化水平。這場仿似是時空錯配的音樂會，就讓人深感意外，在這只有6萬多人口的小城，當晚聽眾竟有200多人（票價300克朗，約330港元，並不便宜），而且人人正襟危坐、極度專注，場內的寧靜程度，在香港亦少見，因而各曲都能獲得應有的效果，證明時空並未錯配，亦證明了200多年前的「北方巴黎」之稱，仍然正確。

（樂團小組下一站會匯同大隊隊在琉森、不萊梅、布拉格和柏林巡演。）